

一碗刀削面里的光阴

王越



春节又至，变的是不断增长的年龄，不变的是桌上家的味道。而今30岁的我，离开家乡十余载，对于年最深的期盼，就是家乡的那碗刀削面。

刀削面，这三个字在我心里，从来都不只是一道面食。它是故乡的符号，是年的味道，是时光的印记。

小时候，每年正月初二随母亲回娘家，都会在舅舅的面馆吃一碗刀削面。面馆不大，却总是热气腾腾。舅舅站在灶台前，手中的面团在他掌心里仿佛有了生命。削面刀轻轻一划，面片便如银色的柳叶，在空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然后轻盈地落入沸水中。那情景，像精心编排的舞蹈，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，每一片面都带着韵律。

“削面要快，要准。”舅舅常说，“但最重要的是心要静。”

那时的我还不懂这话的深意，只觉得舅舅削面的样子特别神气。面团在他手中温顺得像只绵羊，削面刀起落之间，面片便如雪花般飘落。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响着，蒸气模糊了舅舅的脸，却让他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。

臊子的香气总是最先飘出来的。舅舅做的臊子是用五花肉慢火煸炒，再浇上一勺老汤，那香味，能顺着街道飘出老远。面出锅时，撒上一把葱花、少许香菜，淋上醋和辣椒油，再配上茶叶蛋、豆腐干，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刀削面就呈现在眼前了。

年夜饭的餐桌上，刀削面总是压轴登场。大人们推杯换盏，孩子们嬉笑打闹，这碗面一上桌，所有人便安静下来。面条滑入口中，外滑内韧，臊子的鲜香在唇齿间流转。热气模糊了眼镜，却让心更清明。那一刻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碗面抚平了。

如今在异乡，每逢年关，我总会寻一家山西面馆。可无论面多地道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少的不是味道，而是舅舅削面时专注的神情，是姥姥在一旁絮絮的叮咛，是满屋子蒸腾的热气里，那份浓浓的亲情。

几年前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，舅舅的面馆还在老地方。见我来，他二话不说就系上围裙进了厨房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发现他的动作不如从前利索了，但削面的手法依然娴熟，面片落入沸水的声音，还是那么入耳。

“尝尝，看还是不是那个味儿。”舅舅将面端到我面前。我夹起一筷子面，热气扑面而来。这熟悉的味道，引起了太多的回忆，瞬间击穿了所有的防线。舅舅的手艺没变，变的是我们。他的白发多了，我的乡愁浓了。

面馆里人来人往，有老街坊，也有新顾客。他们或独自一人，或三五成群，都在这碗面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年味。我突然明白，年味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随着时光流转，在记忆与现实之间不断重塑。但无论如何变迁，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，比如这碗刀削面里的温情，比如舅舅削面时的专注，比如家人团聚时的欢声笑语。

如今，每当我在外地吃到一碗刀削面，面香氤氲中，常常会回到那个充满年味的厨房，听见锅里的水在沸腾，看见面片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这碗面，承载的不仅是味觉的记忆，更是一抹绵长的乡愁，一捧对故乡的眷恋，一份对年的期盼。年味，或许就是这样，在记忆与现实之间，在故乡与异乡之间，在一碗刀削面里，永远温热，永远醇香。

滚烫的兄弟情

范淑文

大年初六这天，我们来到苗志忠的新家团聚。

扑鼻的饭香味儿弥漫在空中，苗志忠正在厨房里忙着蒸炒炖煮，屋子里浓香四溢。女主人高莲忙着摆盘上桌，一会儿工夫，荤素相间、色香味美的二十多道菜摆满了餐桌。

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赵炳和带着一家六口进门了。赵炳和的女儿给第三代每人一份节日礼盒。

在苗志忠家聚餐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十年前的大年初六，是在他的旧家，热气腾腾的饭菜驱走了屋外的寒冷。

苗志忠、赵炳和、霍锁斤与我爱人阎聚福四兄弟的情谊，走过了半个世纪。他们虽是同学，却情同手足。

爱人回想起了我们刚结婚时，住在一间逼仄的小平房里，没有厨房。三兄弟见状，在海子边找到一堆拆房子废弃的旧门窗和砖头，哥仨推着小平车，连夜送到我家，搬砖、和泥、码线、砌墙……几天后，崭新的厨房就搭好了。

高莲想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。那是1978年11月的一天，大雪下个不停，苗志忠刚领到入伍通知书，要求3日之内去古交镇城底公社报到。当时交通不便，公交车也因为降雪停运了，全家人又喜又愁。爱人阎聚福闻讯后，鼓励苗志忠：“走也

要走过去！明天我陪你上山！”当时，从太原到古交要翻五六座山，少说也有上百公里的路程。第二天一早，哥俩备好所需物品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，徒步赶往西山。幸好途中巧遇一辆去镇城底的军车，才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。

多年以后，四兄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他们带着各自的妻儿，来到当年插队时相识相处的地方。看着破烂的茅屋、脱落的门窗、院子里没过胸口的杂草，听着父辈的艰难经历，孩子们都感叹这来之不易的友情。四个孩子大学毕业后相继成家，多年来，他们延续了父辈的友情，在生活中相互守望，相互支持。

霍锁斤是四兄弟中最不善言辞的。不幸的是，2019年4月，霍锁斤突然病危，三兄弟急赴医院，拉着他的手，送他离开人世，又连夜为他张罗后事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大家格外关心他的女儿燕燕，想方设法帮燕燕找工作，直到得知燕燕在邮政局有了正式工作，三兄弟一直惦念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墙上悬挂着阎聚福为苗家书写的《陋室铭》，散发着墨香，展示着主人美好的德行和温馨的生活。



回乡探母

周昌艳

春节前夕，为了去看望我八十高龄的母亲，孩子爸多请了几天假，我提前订好票，踏上了回乡的路途。

娘家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县，与永州相距约两千公里。岁末年初，北方寒气逼人、冰天雪地，老家却气温适中，只在早晚时有些阴冷潮湿。

一路上，碧绿的油菜、冬叶菜遍布乡村田野，与远近起伏的山峦、错落有致的民房、蜿蜒曲折的乡道融合，组成一幅幅精美的山乡画卷，一种久违的惊喜和亲切扑面而来。

一早赶到了县城的哥哥家里，却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。哥哥说：“她临时决定，要回乡下老屋做一锅甜酒糟给你们吃。甜酒糟发酵需要时间，得两天后才能赶来。”

见不到母亲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尽管已经知道她一半天不会回来，可我还是每隔一会儿，就不由自主地望向楼下，幻想着母亲能突然出现在那里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我如常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只听电话那头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：“艳艳，快下来帮我拿东西，我在楼下。”迅速开门冲下楼，只见瘦弱的母亲背着两个大大的蛇皮袋子，手里端着一个很有分量的盆子，正摇摇晃晃地走在楼梯上。我怔住了，瞬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裹挟着，是愧疚，更是心疼……

母亲没有发现我的异常，开心地进了家门，迫不及待地开始“展览”她带来的宝贝：萝卜、白菜、韭菜、莴笋、香菜、鱼干、腊肠、腊肉，还有两只清理好的乌鸡，以及刚刚发酵好的甜酒糟。看着母亲佝偻的腰肢、满头的白发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每次我们回家，她都满心欢喜，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我们吃。

当天晚上，她就催着嫂子清蒸了一只乌鸡。嫂子做饭的时候，我放了母亲喜欢看的红色题材电视剧，却不由地盯着她的手出神。

这是一双长年累月握着粗拙农具的手，一双岁月留下沧桑印记的手，一双深深刻在我心上的手。那一刻，我莫名地难受。她总共也没认得几个字，却把我抚养成如今的模样。我能有今天的幸福，都是她这双千沟万壑、老茧遍布的手托举起来的呀！

晚饭时，她坐在旁边久久不动筷子，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眼神里充满了慈爱。

晚上我想休息，母亲却没有丝毫睡意，有话没话地和我唠叨，说家里的事情、村里的事情、地里的事情、小时候和现在的事情……时近凌晨，我失眠了，母亲却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我给她掖了掖被角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望向窗外的夜空。那时候，我真希望母亲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如果一直有机会听她这样说话，该有多好……

返程那天，母亲起得特别早，一直在说：“一下子又要走了，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？”

我发现她的腰肢更加佝偻了。她看着我的时候，眼里满是因离别而惆怅的眼神。

我不好回答。回来的时间真的太少，而母亲也真的老了，她真的每天都很想与儿女说说家长里短。

我想，我要珍惜母亲余生的每一天，要尽可能常回家看看，常给她打打电话，有事没事，拉呱拉呱！